



1983年夏秋之交,长春电影制片厂到黄河三角洲上的惠民县来拍电影《黄河之滨》。从采访、选景到拍摄,我全程陪同。对县里来说这是一件大事,领导非常重视,全力支持,委托我这个宣传部的新闻干事搞联络和协调事宜。事情已过去四十多年,回忆起当年的一些场景,恍如昨日,历历在目。

□韩克顺

陪采访

上世纪80年代初,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张笑天已是著名作家和编剧,擅长历史题材的他,以敏锐的嗅觉,把目光投向了农村,他要写一部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变化的故事片。那时山东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影响很大,特别是鲁西北四区(惠民、德州、聊城、菏泽)的变化引起了关注,祖籍山东潍坊的他对这一带的历史风情比较了解,于是他选择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黄河下游的惠民县作为生活基地,进行采访写作。

他首先采访了当时的县委书记、全国人大代表胡安夫,又到农村采访一些基层干部和富起来的群众,县里派我陪同。坐在县里那辆唯一的吉普车里,张笑天对我说:“你能不能讲一讲三中全会后农民富起来的小故事。”我说:“行啊!”我整天在乡下采访,还真掌握了不少反映农民精神变化的材料,有的写成新闻报道,见诸报端。于是我给他讲了“特殊药方”和“数钱”两个小故事。“特殊药方”说的是一位农民,过去缺吃少穿,成天愁眉苦脸,心理有了疾病,三中全会后分了地,有吃有花,骑着自行车兜风,打开收音机听戏,病渐渐好了,我称三中全会的好政策为“特殊药方”。另一个故事“数钱”,说的是一户农民种责任田,收的棉花卖了一万多块钱,一家人有点像做梦,不太相信,他和老伴及孩子轮着数钱,恣得在炕上打滚。对这两个小故事张笑天很感兴趣,经过整合写进了剧本,成为重头戏。

选外景

经过一周的紧张采访,加上之前掌握的材料,回长春后,张笑天很快就拿出了剧本《黄河之滨》,交给了他的老搭档,曾一起拍过《佩剑将军》《甜女》的青年导演李前宽、肖桂云夫妇,两位导演对剧本非常满意,很快就拿出了分镜头剧本。

《黄河之滨》的故事发生在鲁北平原的渤海县,这里濒临渤海,紧靠黄河,场景涉及黄河渡口、引黄大闸、水利工地、县委大院、公社门口、榆树庄村头、大队牲口棚、村中井台旁、棉花收购站,还有玉米地、棉花地、集镇、桥头,以及县委书记家、致



电影《黄河之滨》海报。



编剧张笑天(前排右三)、作者(后排左二)。

委办公室主任、宣传部长和我组成,主任、部长工作忙,由我具体靠上,和剧组的同志同吃、同工作,大事请示汇报,小事自行解决。

那一天,在黄河大坝上拍镜头,道具王师傅对我说:“演员在工地上推土筑坝需要一辆胶轮推车。”我说:“这不难,咱到村中老百姓家去借,你看着中就行。”我们两人来到大坝下的清河镇村跑了几户都不合适,当来到第四户人家时,他家有一辆大半新的手推胶轮车,王师傅看着行,我就把来意说明,户主很痛快,还到屋里拿出两只粪篓捆到车子上。我推起车子上了拍摄现场,连张借条也没打。拍完那场戏,我推着车子送还人家并说谢谢,那人说:“谢什么,我这几天都在大坝上看拍电影,说不定以后在电影里看到我的胶轮推车呢!”

南北王油棉厂坐落在黄河大坝之下,是惠民县较大的棉花收购加工厂。10月7日这天,天气晴朗,万里无云。喜气洋洋的棉农,赶着大马车,拉着地排车,推着胶轮车,载着白花花的棉花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。在长龙似的卖棉队伍中,有一位身体健壮的老人,手执红缨长鞭,把牲口轰得咴咴直叫,只见他把马车轰进厂,到了磅下,卸下棉包,验级划价,过磅称重,一会儿又到窗口领取现款,嘎嘎新的票子攥在手里,喜得合不拢嘴。这位老人不是当地社员,他是演员,饰演一位饱经风霜、憨厚能干的农民,那辆马车也是从卖棉车队里临时借来的。这是《黄河之滨》中卖棉的一场戏,本来剧本里

接着,我们来到离白龙湾不远的清河镇渡口,当时这里没有浮桥,两艘“大摆斗”来回横渡,载汽车、马车,也有自行车和行人,黄河河面很宽,波涛滚滚很有气势,李导也非常满意。

拍镜头

1983年9月下旬的一天,长春电影制片厂《黄河之滨》剧组一行六十多人,包括导演、编剧、美工、道具、演员,还有发电车、摄影车等,浩浩荡荡开进了惠民县招待所。县里非常重视,成立了接待服务小组,由县



黄河白龙湾引黄闸。

没有这场戏,摄制组到惠民县后,到处看到高耸入云的棉垛,成群结队的卖棉车队,也了解到发展棉花生产是三中全会后农民致富的重要举措,他们灵机一动,加上了这场戏。

清河镇渡口是重要场景,按剧本要求,在船上要拍三场戏,一是三中全会后,县委书记和地委副书记对大包干的争论;二是县委书记积劳成疾得了癌症,他的女儿提着装满食品的网兜去看他;三是县委书记逝世后,女儿抱着骨灰盒,乡亲们眼含热泪接过,一位老农民走到船头,将骨灰撒向滚滚的黄河。

拍这些镜头需要一只船,一只绝对安全的大船,渡口的“大摆斗”再合适不过了。但动用一只大船不像借一辆手推车、一辆马车那么容易。我把情况向领导汇报,领导果断拍板,通知县交通局配合。第二天,我们到达渡口,现场负责人很热情地说:“领导说了,今天一天这船就供拍电影。”我和摄制组的人员一起上了船。在船上看黄河更觉有气势,滚滚黄水,波宽浪阔。导演指挥工作人员马上投入拍摄。这些镜头都是在船上发生的,不必横渡,只要在河水中行船就行。由于镜头多,工作紧张,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,那位负责人说:“拍得咋着了,这船到北镇大桥(现滨州一桥)了(渡口到大桥40余公里)。”导演说:“这就拍完了,马上返回。”逆水行船比顺水慢多了,等返回清河镇渡口,已是下午两点,县委招待所送饭的人早在岸上等候(外出拍摄由县招待所送午饭到现场),我们上了岸饭菜已凉了,导演、演员和大伙一样每人吃了几个包子,坐在河滩里背风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,又投入拍摄。

周家滩引黄工程水闸竣工放水是《黄河之滨》的重场戏,工地上彩旗飘扬,锣鼓喧天,人山人海,喜气洋洋,这一场景安排在白龙湾引黄闸工地拍摄。典礼仪式是个隆重的场面,需要大量的群众,虽然有不少自发来看热闹的人,但仅有这些不够,必须有计划地组织万余名群众演员。我提前一天到公社联系,公社领导面有难色,我说:“人家不白用,每人每天发1.25元(按当时临时工工资)的补助费。”公社领导立即说那没问题。第二天工地上来了不少群众演员,没有8000人,也有5000人,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一万人,达到了预期的拍摄效果。

长春电影制片厂的《黄河之滨》剧组在惠民县工作了一个多月,我全程陪同,每天早出晚归,节假日也不休息,自我感觉还不错,没出现什么纰漏。临近结束,长影举行答谢宴会,我被安排在首席上,席间导演还专门敬我一杯酒,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感谢。

电影《黄河之滨》放映后,不但受到群众好评,而且获文化部大奖。这个剧组后来拍摄了《开国大典》和《重庆谈判》,受到海内外好评,在改革开放后的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,后来导演李前宽被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滨州日报原副总编辑)